

## 前 言

盧照鄰，字昇之，染疾後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今河北涿州市）人。生卒年不可確考，約生於唐太宗貞觀六年（六三二），而據新發現的佚文翼令張懷瓘去思碑，約於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後數年間去世，享年六、七十歲。盧照鄰是初唐著名作家，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天下，世稱「初唐四傑」，亦稱「盧、駱、王、楊四才子」（駱雲卿駱賓王文集序）。

### 一

盧照鄰身經太宗、高宗、武后三朝，主要活動於高宗時代。唐太宗勵精圖強，革新政治，發展經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高宗雖較昏庸，但他上紹父業而守成之，社會經濟仍在繼續發展，基本上維持着「太平盛世」的大局面。然而由於高宗寵信武氏，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鬭爭逐漸加劇，潛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這不能不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也影響着一代文人的生活、思想和創作。

盧照鄰出生於范陽盧氏，這是北方一個著名的士族。他自稱是「北祖」盧偃的九世孫，却從未言

及其父、祖仕歷，或已是遠房別支。盧照鄰少年時代生活大約比較優裕，故後來常以出身「衣冕之族」、少爲「玉樹金枝」而感到自豪。十餘歲時，遊學南下，受業於著名文字學家曹憲、經史專家王義方，聰敏好學，尤善屬文。弱冠學成求仕，授鄧王府典籤，鄧王李元裕甚爲愛重，嘗以司馬相如相許。約高宗顯慶末，他離鄧王府到秘書省任職，後遭屏竄。約在此後不久，嘗因橫事入獄，幸爲友人救護，得免。盧照鄰在仕途上過早地遭到挫折，「侏儒何功兮短飽？曼倩何負兮長貧？」（《雙槿樹賦》）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感到委屈和不满。

約龍朔初到咸亨中，盧照鄰曾多次入蜀，現可考者即有三次。第一次約在龍朔初，他「栖栖以赴蜀」，落魄失意。入仕之初，曾「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釋疾文粵若》）；現在，幻想破滅了，他嘆息道：「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贈李榮道士》）約於乾封初，盧照鄰又奉命出使益州大都督府。經過十多年的仕途坎坷，當年「刻鵠初成」時的熱情已經冷卻，他逐漸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誰念復芻狗，山河獨偏喪。」（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總章二年（六六九）五月，盧照鄰爲新都尉，第二次入蜀。「鵬飛俱望昔，蟻曲共悲今。」（酬張少府柬之）他對前程近乎絕望了，於是與王勃等人在蜀中恣情山水。爲尉約兩年，即怏怏不樂而去官離蜀，赴長安參加典選，結束了前後約十年於長安、蜀中的奔波生活。

盧照鄰參選結果如何，今不得而知，據說與王、楊、駱同時遭到吏部侍郎裴行儉的譏評，蓋亦不得志。隨後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太白山下，開始了更爲不幸的後半生。大約在此期間，他身染風疾

（據五悲、釋疾文所述病狀，似即風痺，或麻瘋病），又遭父喪，病情日重。居喪期滿，他先後到長安、洛陽問醫養病，遂臥疾東龍門山。後病轉篤，徙具茨山下，終以不堪其苦，自沉潁水而死。盧照鄰的後半生十分悲慘。雖然活得很艱難，在四傑中他却唯一高壽，很可能是最後離開人世的。

盧照鄰的思想是複雜的，儒、道、釋三家對他都有很深的影響。他在晚年所作的釋疾文粵若中說：「先朝（指高宗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偏指「孔」，即儒）；今上（指武后）好法，予晚受乎老莊。」可見他早年熱心仕進，以儒家思想為主。自入仕途，「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五悲窮通），對未來滿懷憧憬，態度是積極的，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圖。但現實却是冷酷的，他沉迹下僚前後達二十年，始終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即使晚年病廢而枯臥空山，他也並沒有忘却世事。我們讀他這時期所作的五悲、釋疾文等，感到詩人痛苦的心仍像一團火在燃燒，深以自己無時無命，未能如伊尹、姜太公、管仲等匡輔王業而追恨不已。

盧照鄰受道家思想影響尤深。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惡疾所致，也是時代風氣使然。李唐皇帝自稱老子為其遠祖，推尊道教，世以習道為尚，盧照鄰自莫能外。為新都尉時，他在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詩中道：「倘遇鸞將鶴，誰論貂與蟬！」臥病後，更是「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羈臥山中），並曾「學道於東龍門山精舍」（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在其絕筆釋疾文命曰中，以太上老君作為「訪訣」的最後歸宿。作者詩文中引老、莊之語比比皆是。慕仙求道，齊榮辱、等生死，成為他仕途失意和荒山臥病後的思想逋逃藪，他試圖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脫。

盧照鄰奉佛，主要在臥病以後。作於東龍門山的五悲悲人生，以儒、道二客趨伏所謂「大聖」（即佛）作結，表明他這時佛家思想佔了上風。在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中又自謂「晚更篤信佛法」，並在山間營建佛寺以祈福。實際上，盧照鄰奉佛與學道一樣，不過是在極度苦悶中尋求精神寄託，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指營建佛寺）更使貪心萌生。」（同上）

但是，無論是儒，還是道、佛，都不可能給病體垂危的盧照鄰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後連天地都懷疑了：「天道何從，自古多邛；為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庸。」「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有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為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釋疾文命）他對傳統觀念產生了懷疑，所有的信仰都崩潰了，於是只好以沉疴難癒的病體去「泛滄浪兮不歸」，以自殺求得永遠的解脫了。

以上是盧照鄰的生平和思想概況。

## 二

盧照鄰的作品，流傳到宋、明已多散佚，現存只是原有的一小部份，以詩歌、騷賦成就較高。

我國傳統文學發展到初唐，出現了重要的轉機。一方面，齊、梁浮艷文風尚存，宮廷文學仍佔統治地位，高宗龍朔前後詩壇流行的「上官體」就是它的代表。「上官體」的特點是「好以綺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另一方面，南北朝末年已經出現的南北文學合流的勢頭越來越強，庾信已

經「啓唐之先鞭」(楊慎升菴詩話卷九)，經隋而至唐初，剛勁明快的詩風不絕如縷。太宗時，魏徵等人修前代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亦提出了南北合流、取長補短的主張(參隋書文學傳序等)。「四傑」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與代表齊梁餘風的「上官體」作鬪爭，批評它「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楊炯王勃集序)，而且以自己風骨初備的創作，爲初、盛唐詩歌的徹底革新開闢着道路。「四傑」中，盧照鄰的貢獻是重要的，有的甚至是獨特的。

在詩歌理論上，盧照鄰最突出的成就，是批判模擬樂府詩的流習，提倡樂府「新題」。在樂府雜詩序中，他尖銳地指出，擬作樂府詩的結果，使得「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互相沿襲舊題，模擬古辭，實際上完全窒息了漢魏樂府詩的生機，將其變成形式主義的文字遊戲。模擬現象在六朝是嚴重的：「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那麼出路何在呢？盧照鄰主張「發揮新題」、「開鑿古人」、「自我作古」。具體說來，就是他所表彰的賈言忠所作的「樂府雜詩」。所謂「雜詩」，即不拘流例、遇物卽言、興起當時的詩歌(見文選王粲雜詩李善注)。由於賈言忠的「樂府雜詩」早佚，現已無法知其詳；但既稱之爲「新題(一作「體」)」，或是以樂府舊題寫眼前事，使內容更新；或者徑如樂府雜詩序所舉到的蘇武詩、張衡四愁詩(文選皆歸於「雜詩」)那樣，直抒胸臆，不爲舊題所拘。總之，盧照鄰既稱創作這種「樂府雜詩」是「開鑿古人」，是「自我作古」，那顯然是與擬作樂府完全不同的一種創新。這個問題在初唐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實際上爲李白以樂府舊題寫時事，杜甫卽事名篇、不復倚傍的新題樂府，初步打下了理論基礎。

此外，盧照鄰還主張文章應隨時代而變化，不必「同條共貫」，反對「遞相毀譽」；並認為創作須「妙諧鐘律，體會風騷」，「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方能寫出有益於世的詩文（南陽公集序）。在文學形式上，他認為應以「適意為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為貴」（駙馬都尉喬君集序）。並批評永明聲律論：「八病爰起，沈隱侯（即沈約）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為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南陽公集序）所有這些，在當時無疑都有震聾發聵的作用和糾偏補弊、甚至除舊布新的意義。

楊炯王勃集序謂王勃批評「上官體」並「思革其弊」，當時參加這一鬭爭的「知音」、「知己」中，特別提到盧照鄰。那麼，前述盧照鄰的文學主張，當有着尖銳的現實針對性，而不是泛泛之論。盧照鄰在初唐詩歌革新中的重要地位，亦更顯而易見了。

盧照鄰不僅提出了革新詩文的主張，而且以自己的創作，部份地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盧照鄰的詩歌，取材較廣泛，內容較扎實，思想性也較強。首先，他與王、楊、駱一樣，把詩歌的反映面由宮廷拓展到了邊塞大漠。詩人早年曾出使西北，親臨塞外，故其邊塞之作頗具剛健之風：「應須駐白日，為待戰方酣。」（戰城南）「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紫驢馬）雖是樂府舊題，却寫得情真意切，表現了高亢的愛國熱情。詩人現存作品中沒有單純的寫景詩，但在紀行、抒懷、贈答諸作中，常以絢麗多彩的詩筆描繪祖國河山，其中有「石逕縈疑斷，回流映似空」的隴阪秦川（入秦川界）

風光；有「長虹掩釣浦，落鴈下星洲」的渭水（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景色。尤其是蜀中的山山水水，更像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蜀道是「層冰橫九折，積石凌七盤」（早度分水嶺）；蜀山是「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酬張少府柬之）；蜀水是「連沙飛白鷺，孤嶼嘯玄猿」（三月曲水宴）。那景象，那氣派，絕非宮廷臺閣的風花雪月可比。其次，盧照鄰在詩中歌頌了正直的品格和高尙的情操。在詠史四首中，他贊揚剛直不阿的季布和視死如歸的朱雲，以爲「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在長安古意中，他以清高自守的揚雄自況：「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他「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而願做單棲梧桐的鳳凰（贈益府羣官）。他不樂奔競名利之途，而寧可「歸來事綠疇」（過東山谷口）。再次，詩人在許多詩作中，抒發了「才高位下」、鬱鬱不得志的感慨。中下層知識份子受壓抑，沒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四傑」都深引爲恨。這在封建社會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反映這個主題的作品也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詩人在至望喜矚目言懷貽劍外知己中感慨道：「無繇召宣室，何以答吾君？」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更其憤激：「天子何時問？公卿本亦（不）憐。自哀還自樂，歸藪復歸田。」行路難看透了那種「一貴一賤」、「一生一死」的世態炎涼；首春貽京邑文士則表示「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這些作品都表現了深於涉世後的清醒認識，在深深的嘆惋中蘊藏了那麼多的不平 and 憤懣。

在詩歌藝術上，盧照鄰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詠史四首古樸無華，七言歌行音節鏗鏘流轉，絕句不假雕飾，在當時都很難能可貴。歷來爲人稱許的長安古意尤其傑出。在這首七言長歌中，作者運

用宮體詩的傳統寫法，以穠麗的筆墨多側面地描繪了長安的畸形繁華：公主王侯的驕奢無比，妖童娼女的恣情冶遊，將相王公的相互傾軋。對這一切令人眼花繚亂的世態，詩人皆投以冷眼，最後筆鋒一轉，將寂寥的揚子宅、芬芳的終南桂花推到讀者面前，使「繁華」立刻顯得污濁而令人憎惡。於是，一種新詩的內在張力，粉碎了宮體詩的外殼；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蘊涵着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除詩歌外，盧照鄰還作有騷、賦和各類應用文。應用文中有三篇書信，基本上是散體，這在駢文佔統治地位的初唐十分罕見，是作者革新文章體制的初步嘗試。我們這裏對他的騷、賦略作探討。盧照鄰繼承六朝傳統，用短賦抒情，秋霖賦、雙槿樹賦、對蜀父老問等都寫得較好，能夠體現出作者的個性。秋霖賦揭示了清貧與豪富、高尚與無恥的對立，與長安古意有相通之處。作者晚年用騷體寫的五悲、釋疾文，在當時影響較大，舊唐書本傳謂其「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盧照鄰在騷、賦中，集中抒發了鬱鬱失意和窮病潦倒的痛苦。作者晚年臥疾空谷，深為病痛折磨，但他並不只是哀嘆個人的不幸，而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揭露了這種社會現象的不合理：才智之士備受壓抑和摧殘。他上舉左丘明、賈誼、司馬遷等許多歷史人物的悲慘遭遇為例，同時也舉到當代人王方、楊亨及自己的兄弟，皆「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究其根源所在，惟因權貴們「喔咻嚙斷，口含天憲」，雖然平庸到不過是有竅的怪物、飽食終日的侏儒，但因執掌衡鏡典選大權，才士們便只能頓伏於閭巷，龍鍾於塵垢，終身不能得志（五悲悲才難）。早在為新都尉時，作者



對蜀父老問中，就抒發了自己不得其用的痛苦。這種腐朽的社會現實，正如左思詠史詩所說的那樣，「由來非一朝」。作者痛恨之，鞭撻之，雖然還未能深入揭示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原因，但在今天無疑仍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使我們能從中看到封建社會「太平盛世」的陰暗面。

總之，盧照鄰的作品歌唱社會和人生，批判現實的不合理，走着與宮廷作家不同的創作道路。自詩經、楚辭以來，寫實和浪漫的優秀傳統在他的創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揚。盧照鄰為革除齊梁以來的卑弱文風，同時又批判地繼承了南北朝文學的積極成果，為創造唐代風骨兼備的新文學，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盧照鄰與王勃等人一樣，完成了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楊炯稱他為「人間才傑」（王勃集序）；杜甫更贊美包括盧照鄰在內的「四傑」的作品為「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為六絕句），這些都是歷史的公允評價。

當然，盧照鄰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也不可能擺脫齊梁文風的影響。他畢竟是初唐開始走向革新的作家，其成就總的說來還不甚高。劉熙載藝概卷二曰：「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不過，先驅者的功績、艱難和局限，千載之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盧照鄰作品的主要缺點，是反映的社會面仍較狹窄，主要還停留在個人仕途坎坷及不幸遭遇的詠嘆上，道家的消極思想又過於濃厚。其次是使事用典太多。在釋疾文等篇中，大量搬用老莊原句，實在有食古不化的毛病。此外，如中和樂九章等歌功頌德之作及張超亭觀妓等格調不高的篇什，都無甚可觀。至於佞佛崇道的碑、讚等，除史料價值外，內容也多不可取。

三

盧照鄰的作品，似曾手編，故窮魚賦序稱以該賦「冠之篇首」，時間至遲在唐玄宗開元間已經結集。張鷟朝野僉載卷六謂盧照鄰「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張鷟約卒於開元年間）。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盧照鄰集二十卷，新唐書另有幽憂子三卷。北宋崇文總目卷五著錄，則集僅十卷，亦有幽憂子三卷。幽憂子當即朝野僉載所記之本，乃臥病後所著，其與文集的關係，已不可考。南宋以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等都著錄盧照鄰集十卷，與崇文總目同，而幽憂子三卷已不登錄。則是集宋代通行本爲十卷。十卷本爲二十卷本之殘，或爲二十卷本之合併重編，今莫可詳。幽憂子三卷似亦佚於宋。另，宋代猶有唐四傑詩集四卷，四人各一卷，清孫星衍曾藏有影宋寫本，見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是集元代未見刊本著錄。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〇稱盧照鄰集二十卷，蓋據文獻記載，非當時傳本。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邵章續錄皆稱有明刻十卷本，然未見於各家書目藏志，今各圖書館亦不著錄，未詳何據，其本待訪。明代通行的盧集爲二卷本。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謂盧集「宋刻有二卷本，載賦、詩及五悲、惟無樂府九章與騷、序、對問、書、讚、碑十七篇」。約印行於明弘治至正德年間的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收盧照鄰詩集二卷，篇目與丁氏所述宋刻二卷本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以爲唐五十家詩集「當從宋本出」，其說似是。又，明活

字本還有唐人詩集，收盧照鄰集二卷，編者及刊印年代不詳。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朱警輯唐百家詩刊行，收盧照鄰集二卷。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江都黃埠東壁圖書府刊張遜業輯唐十二家詩，收盧照鄰集二卷。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楊一統刊唐十二名家詩，收盧照鄰集一卷，據孫仲逸序，楊本乃是據江都黃氏本重校付梓。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二），許自昌輯校前唐十二家詩，收盧照鄰集二卷，全同黃埠刊本。除二卷本系統外，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張明刊唐四傑集四卷，四人各一卷。據前述孫氏影宋本，此集亦當為翻刻宋本。

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張燮輯初唐四子集刊於閩中漳州，收幽憂子集七卷，附錄一卷。其首頁識曰：「盧照鄰本傳存二十卷，近代永嘉單行詩賦，僅二卷。今彙詩文共七卷。」此為現存最早盧照鄰詩文合集本。四庫全書所收盧昇之集即採此本，四庫提要謂該本「由後人掇拾而成，非其舊帙也」。觀前引張燮識語，此說當是。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八一），項家達輯初唐四傑集，其中盧集亦同張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所收幽憂子集，即據張氏刊本影印，現為通行善本。

這部盧照鄰集箋注，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將幽憂子集更名為盧照鄰集。在版本校訂方面，由於兩卷本（以及一卷本）蓋出一源，彼此重要異文甚少，故只選校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之盧照鄰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一閣藏本，簡稱五十家）及張遜業唐十二家詩本（黃埠刊本，簡稱十二家），而主要據選集、總集校勘，所據計有：搜玉小集、文苑英華（簡稱英華）、唐文粹、樂府詩集、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唐詩品彙、全唐詩、全唐文等。四庫全書雖即收錄張燮本，然館臣有所勘正，今

亦用以參校（簡稱四庫本）。以上選集、總集，用通行善本或影印善本，四庫本用影印文淵閣本。底本訛脫衍倒，證據確鑿，即予改正，出校說明。疑是、兩通者一律仍舊，與其它重要異文一併列入校記。原有避唐諱之字不改，必要時出校說明。

由於盧照鄰現存詩文作年可確考者不多，本書仍依底本編次，分爲七卷。各篇寫作年代或大致時間區限，在注〔一〕中略爲考述，以資參考。各家所輯集外詩文，按體次入編內該體之末。佚詩斷句，不詳原爲何體，今無論五、七言，以底本成書先後一併次於卷三「七言絕句」之後。佚文三國論，因底本原無「論」，今於卷七末增立「論」類。集外詩酬楊比部員外暮宿琴堂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見於唐五十家詩集本及全唐詩，今初步考定爲僞作；然以其竄入二卷本盧集已久，故仍附存於編末，略爲考按，不予箋注。

本書注釋力求簡明。因作者密於使事用典，又向無舊注，年代久遠，今日閱讀殊覺艱難，不得不盡力徵明出處，故出注條目稍夥。校勘記一般置於注釋之後；若底本文字訛脫衍倒，則校、注合一，以爲辨正。

本書附錄有四：一、傳記資料；二、著錄題跋；三、諸家評論；四、盧照鄰年譜。由於歷代單論盧氏者較少，而多見於「四傑」總評，故「諸家評論」僅擇要輯錄。年譜與箋注互爲表裏，一般略注詳譜。由於史料匱乏，年譜仍較簡略，且許多問題尙待研究，不敢自是，姑附之，聊供參考。

筆者研讀「四傑」文集時，得到鄭臨川教授的悉心指導；箋注過程中，又得到其他師友的幫助和

鼓勵，並參考吸取了當代學者的某些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曹光甫、趙昌平先生不憚其勞，爲之芟蕪省複，綴缺正譌，用力不少。徐無聞教授除曾指點外，還撥冗爲本書題簽。在此謹一併深致謝忱。箋注盧集，是爲草創，困難重重，筆者敢不黽勉從事。但終因學殖淺薄，年過「不惑」而所惑甚多；讀書未遍，心似有餘而力嘆不足。疏失之處，懇祈專家、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 祝尙書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改定。

目錄

卷一

賦……………一

秋霖賦……………一

馴鷺賦……………八

窮魚賦并序……………二

雙槿樹賦并序 同崔少監作……………一五

病梨樹賦并序……………二五

五言古詩……………三七

詠史四首……………三七

結客少年場行……………四六

贈李榮道士……………四九

早度分水嶺……………五一

三月曲水宴得樽字……………五三

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五六

和王爽秋夜有所思……………五七

望宅中樹有所思……………五九

宿晉安寺……………五九

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六一

至望喜矚目言懷貽劍外知己……………六五

赤谷安禪師塔……………六七

贈益府裴錄事……………六九

贈益府羣官……………七〇

卷二

七言古詩……………七二

失羣鴈并序……………七三

行路難……………七六

長安古意……………八一

明月引……………八八

懷仙引……………九一

五言律詩……………九三

劉生……………九三

隴頭水……………九四

巫山高……………九五

芳樹……………九七

雨雪曲……………九七

昭君怨……………九八

折楊柳……………九九

梅花落……………一〇一

關山月……………一〇三

上之回……………一〇四

紫騮馬……………一〇六

戰城南……………一〇七

十五夜觀燈……………一〇九

入秦川界……………一一〇

文翁講堂……………一一〇

相如琴臺……………一一二

石鏡寺……………一一三

辛司法宅觀妓……………一一五

春晚山莊率題二首……………一二六

江中望月……………一二七

元日述懷……………一二八

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一二九

還京贈別……………一三〇

至陳倉曉晴望京邑	一三二
晚渡滹沱敬贈魏大	一三三
和吳侍御被使燕然	一三三
七夕泛舟二首	一三四
送梓州高參軍還京	一三六
大劍送別劉右史	一三六
凌晨	一三九

卷三

五言排律	一三〇
同臨津紀明府孤鴈	一三〇
西使兼送孟學士南遊	一三三
送鄭司倉入蜀	一三三
綿州官池贈別同賦灣字	一三四
還赴蜀中貽示京邑遊好	一三六
和夏日幽莊	一三七

山莊休沐	一三六
山林休日田家	一三九
宴梓州南亭得池字	一四〇
山行寄劉李二參軍	一四二
首春貽京邑文士	一四二
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一四四
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	一四七
羈臥山中	一四九
酬張少府柬之	一五〇
過東山谷口	一五四
送幽州陳參軍赴任寄呈鄉曲父老	一五五
哭金部韋郎中	一五九
哭明堂裴簿	一六一
同崔錄事哭鄭員外	一六四
七日登樂遊故墓	一六八
五言絕句	一七〇



登玉清 ..... 一七〇

曲池荷 ..... 一七一

浴浪鳥 ..... 一七二

臨塔竹 ..... 一七三

含風蟬 ..... 一七三

葭川獨泛 ..... 一七三

送二兄入蜀 ..... 一七四

宿玄武二首 ..... 一七四

九隴津集 ..... 一七六

遊昌化山精舍 ..... 一七六

七言絕句 ..... 一七七

登封大酺歌四首 ..... 一七七

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 ..... 一八〇

勞作詩 ..... 一八二

斷句三 ..... 一八二

樂歌 ..... 一八四

卷四

中和樂九章 ..... 一八四

歌登封第一 ..... 一八四

歌明堂第二 ..... 一八六

歌東軍第三 ..... 一八八

歌南郊第四 ..... 一九〇

歌中宮第五 ..... 一九二

歌儲宮第六 ..... 一九四

歌諸王第七 ..... 一九七

歌公卿第八 ..... 一九九

總歌第九 ..... 二〇一

騷 ..... 二〇三

五悲并序 ..... 二〇三

悲才難 ..... 二〇四

悲窮通 ..... 二〇三

悲昔遊 ..... 二三三

悲今日 ..... 二四一

悲人生 ..... 二四九

獄中學騷體 ..... 二五八

卷五

騷 ..... 二六〇

釋疾文并序 ..... 二六〇

粵若 ..... 二六二

悲夫 ..... 二七六

命曰 ..... 二八七

卷六

序 ..... 三三二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 三三二

南陽公集序 ..... 三三一

樂府雜詩序 ..... 三四一

宴梓州南亭詩序 ..... 三六一

宴鳳泉石翁神祠詩序 ..... 三六四

七日綿州泛舟詩序 ..... 三六七

楊明府過訪詩序 ..... 三六九

對問 ..... 三七一

對蜀父老問 ..... 三七一

卷七

書 ..... 三九四

與在朝諸賢書 ..... 三九四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 ..... 三九七

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 ..... 四〇〇

讚 ..... 四〇四

相樂夫人檀龕讚并序 ..... 四〇四

益州長史胡樹禮為亡女造畫讚……………四〇九

碑……………四一四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四一四

鄭太子碑銘……………四七一

翼令張懷器去思碑……………四八五

論……………五二三

三國論……………五二三

〔附〕酬楊比部員外暮宿琴堂朝躋書

閣率爾見贈之作……………五三三

附錄一 傳記資料

舊唐書盧照鄰傳……………五三五

新唐書盧照鄰傳……………五三五

新唐書孫思邈傳(節錄)……………五三六

朝野僉載……………五三七

豔情代郭氏贈盧照鄰……………五三八

唐詩紀事 盧照鄰……………五三九

唐才子傳……………五三九

附錄二 著錄題跋

舊唐書經籍志……………五四〇

新唐書藝文志……………五四〇

崇文總目……………五四〇

通志藝文略……………五四〇

郡齋讀書志……………五四一

遂初堂書目……………五四一

直齋書錄解題……………五四一

文獻通考經籍考……………五四一

宋史藝文志……………五四二

百川書志……………五四二

幽憂子集題詞……………五四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五三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	五四四
平津館鑒藏記	五四四
皕宋樓藏書志	五四五
抱經樓藏書志	五四五
善本書室藏書志	五四五
藝風藏書續記	五四六
盧照鄰集二卷跋	五四六
木樨軒藏書題記	五四六
明刊幽憂子集跋	五四七
附錄三 諸家評論	
王勃集序	五四八
戲爲六絕句之二、三	五四八

大唐新語	五四九
詩式	五四九
舊唐書楊炯傳	五四九
韻語陽秋	五五〇
容齋隨筆	五五〇
艇齋詩話	五五〇
藝苑卮言	五五一
詩數	五五一
唐音癸籤	五五二
唐詩別裁集	五五二
藝概	五五三
附錄四 盧照鄰年譜	

盧照鄰集箋注卷一

賦

秋霖賦〔二〕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三〕。風橫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四〕。若乃千井埋煙〔四〕，百塵涵潦〔五〕。青苔被壁〔六〕，綠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七〕，林無鳥聲。野陰霾而因晦〔八〕，山幽曖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不埋輪據鞍〔九〕，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一〇〕，圍陳畏匡〔一一〕。將饑不饗〔一二〕，欲濟無梁。問長沮與桀溺〔一三〕，逢漢陰與楚狂〔一四〕。長櫛風而沐雨〔一五〕，永棲棲以遑遑〔一六〕。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一七〕。泣故國之長楸〔一八〕，見玄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一九〕，伏波南川〔二〇〕。金河別鴈〔二一〕，銅柱辭鳶〔二二〕。關山天骨〔二三〕，霜露凋年〔二四〕。眺窮陰兮斷地〔二五〕，看積水兮連天。別有東國儒生〔二六〕，西都才客〔二七〕。屋滿鉛麩〔二八〕，家虛儋石〔二九〕。茅棟淋淋，蓬門寂寂〔三〇〕。蕪碧草於園徑〔三一〕，聚綠塵於庖甓〔三二〕。玉爲粒兮桂

爲薪〔三〕，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以出俗〔四〕，馳精義以入神〔五〕。論有能鳴之鴈〔六〕，書成已泣之麟〔七〕。覩皇天之淫溢〔八〕，孰不隅坐而含嘔〔九〕！

已矣哉！若夫繡轂銀鞍，金杯玉盤，坐臥珠璧，左右羅紈〔一〇〕，流酒爲海，積肉爲巒〔一一〕。視襄陵與昏墊〔一二〕，曾不輟乎此歡。豈知乎堯舜之臞瘠，而孔墨之艱難〔一三〕！

〔二〕此賦蓋盧照鄰早年宦遊期間所作，故文中以「行人」自屬。霖，左傳隱公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三〕獨悲句 楚辭九辯：「竊獨悲此廩秋。」

〔四〕居人兩句 潘尼苦雨賦：「處者含悴於窮巷，行人歎息於長衢。」

〔五〕千井 謂地域廣大。說文：「八家一井。」

〔六〕百廩 與「千井」義同。說文：「廩，一畝半，一家之居。」段玉裁注謂應爲二畝半。又段注：

「詩伐檀毛傳曰：一夫之居曰廩。」

〔六〕青苔句 文選張協雜詩十首之一：「青苔依空牆。」

〔七〕人 英華卷一四、全唐文卷一六六作「馬」。

〔八〕因 英華、全唐文作「自」。

〔九〕埋輪 屈原九歌國殤：「埋兩輪兮繫四馬。」此指車輪陷於泥中而不可行。

〔三〕尼父 卽孔子。去魯，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前四九六），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季）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二〕圍陳句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拘焉五日。後孔子至陳，居陳三歲。孔子年六十一，去葉反於蔡。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懼，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三〕將饑句 指孔子在陳絕糧。又莊子讓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

〔二〕欲濟兩句 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無梁，謂不知津梁何在，卽指問津。曹丕雜詩：「欲濟河無梁。」

〔四〕漢陰 指漢陰丈人。莊子天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抱甕盛水灌畦，於是勸其用械提水，可用力寡而功多。丈人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楚狂，指接輿。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二〕吾長櫛風句 謂孔子不暖席而遍遊諸侯。莊子天下：「沐甚雨，櫛疾風。」成疏：「賴驟雨而灑髮，假疾風而梳頭。」而沐雨，英華注：「三字一作『以沐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古〕永棲棲句 論語憲問：「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邢昺疏：「栖栖，猶皇皇也。」

〔七〕屈平 史記屈原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在懷王、頃襄王時，屈原曾兩次遭讒而被放逐。湛湛二句：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八〕泣故國句 楚辭屈原九章哀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秋，五十家作「秋」，誤。〔九〕子卿句 漢書蘇武傳：蘇武字子卿，武帝時使匈奴被拘，匈奴單于欲降蘇武不能，「乃徒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十〕伏波 指馬援。後漢書馬援傳：「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光武帝時，馬援南擊交趾，「璽書拜援伏波將軍。」馬援破徵側後，又將樓船進擊九真等地。因其在南方水道進軍，故曰「南川」。

〔十一〕金河句 謂蘇武歸漢。金河，金川，流經內蒙古中部。此借指李陵別蘇武處。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句，故云。別鴈：漢昭帝即位後，向匈奴索求蘇武，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於是蘇武等得以歸。

〔十二〕銅柱 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引廣州記：「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辭鳶，馬援傳：援破徵側後，乃勞賞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李賢

注：「鳶，鴟也。」

〔三〕天骨 言使人衰老。漢書蘇武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四〕露 原作「木」。英華、全唐文作「露」，是，今據改。

〔五〕窮陰 文選鮑照舞鶴賦：「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李善注：「禮記曰：季冬三月，日窮於

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爲陰。」斷地，指寒極地裂。按以上皆寫「行客」，其愁苦並與水有關，因以悲秋霖。

〔六〕東國 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郭有道人倫東國。」李善注：「東國，洛陽也。」儒生，指賈

誼，誼爲洛陽人。

〔七〕西都 卽長安。才客，指揚雄。漢書揚雄傳：「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成帝時，客

有薦雄文似司馬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八〕鉛槧 指書稿。鉛，書寫顏料；槧，未寫之素版。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

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

〔九〕儋石 史記淮陰侯列傳「守儋石之祿者」，集解引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

石，斗石也。」索隱：「石，斗也。」漢書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儋，英華、五

十家作「甌」。按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方言作『甌』……字或作『儋』。」兩字義同。

〔十〕蓬門句 漢書揚雄傳：「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左思詠史：「寂寂揚子宅，門無卿

相輿。」

〔三〕蕪碧草句 謂揚雄居所庭徑荒蕪，亦指少有人至。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又謝

莊懷園引：「青苔蕪石路。」

〔三〕聚綠塵句 謂廚房滿是灰塵。文選劉鑠擬行行重行行：「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三〕玉爲粒句 戰國策楚三：「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

天帝。」

〔三〕抗高情句 漢書揚雄傳：「雄三世（指成、哀、平三朝）不徒官。及（王）莽篡位，……雄復不

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三〕馳精義句 揚雄解嘲：「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

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又漢書揚雄傳引桓譚曰：「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

聖人。」

〔三〕能鳴鴈 莊子山木：「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句謂揚雄之論（當指太玄），幽微高妙可

比莊子。有，英華作「甚」，注曰：「一作有。」

〔三〕泣麟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注：「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

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公羊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

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此謂揚雄之書（當指法言）可上追論語。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三〕觀皇天句 見注〔一〕。

〔四〕隅坐而含嘔 何遜霖雨不晴詩：「向隅懷獨思。」以上寫居人（揚雄）悲秋霖，乃作者借題發揮。

〔五〕羅紈 代指侍女。枚乘七發：「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又世說新語汰侈劉孝標注引續文章志：石崇「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

〔六〕流酒兩句 史記殷本紀：「（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正義引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爲輩。」

〔七〕視襄陵句 尚書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疏引鄭玄云：「昏，沒也；墊，陷也。」此句「與」下原有「而」字。英華無「與」字，「而」下注：「一作與。」全唐文無「而」字。按「而與」並列當誤，蓋衍一字。初學記卷二引作「與」，無「而」字，今據刪。

〔八〕豈知兩句 淮南子脩務訓：「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又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 馴鳶賦〔二〕

孕天然之靈質，稟大塊之奇工〔三〕。嘴距足以自衛〔三〕，毛羽足以凌風。懷九圍之遠志〔四〕，託萬里之長空〔五〕。陰雲低而含紫，陽景升而帶紅〔六〕。經過巫峽之下〔七〕，惆悵彭門之東〔八〕。

既而摧頹短翮，寥落長想〔九〕。忌蒙莊之見欺〔一〇〕，哀武溪之莫往〔一一〕。進謝扶搖之力〔一二〕，退慚歸昌之響〔一三〕。腐食多懼〔一四〕，層巢無像〔一五〕。屈猛性以自馴〔一六〕，抱愁容而就養〔一七〕。於是傍眺德門〔一八〕，言棲仁路〔一九〕，不踐高梁之屋，翔止吾人之樹。聽鳴雞於月曉〔二〇〕，侶羣鵲於星暮〔二一〕。狎蘭砌之高低，翫荆扉之新故〔二二〕。循廣庭之一息，歷長簷而逕度。若乃風去雨還〔二三〕，河移月落〔二四〕。徘徊亂於雙燕，鳴舞均乎獨鶴〔二五〕。乍嘯聚於霞莊，時追飛於雲閣〔二六〕。荷大德之純粹〔二七〕，將輕姿之陋薄〔二八〕。思一報之無階，欣百齡之有託〔二九〕。

〔二〕此賦作年不可確考。按王勃亦有馴鳶賦，兩賦疑同時所作，或在咸亨二年（六七二）春游隴縣時。

〔三〕大塊 莊子齊物論：「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成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

〔三〕嘴距 文選張華鷓鴣賦：「翰舉足以冲天，嘴距足以自衛。」

〔四〕九圍 九州。詩經長發：「帝命式於九圍。」孔疏：「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五〕託萬里句 張華鷓鴣賦：「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六〕陽景 指太陽。景，全唐文卷一六六作「星」，似誤。

〔七〕巫峽 長江三峽之一。水經江水注：「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

〔八〕彭門 山名。水經江水注：大江「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天彭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氏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元和郡縣志卷三一彭州：「江出山處，兩山相對，古謂之天彭門。」按天彭門位置，載籍多異說，明曹學佺蜀中名勝記謂其在彭縣北三十里丹景山前。丹景山在今四川彭縣西北三十餘里處。

〔九〕長想 猶「長懷」。禰衡鸚鵡賦：「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一〇〕蒙莊 卽莊子，蒙人。見欺，指爲其所執。莊子山木：「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一一〕哀武溪句 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引馬援武溪深：「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

嗟哉武溪多毒淫。水經注卷三七沅水：「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按武溪又稱盧水，在辰州盧溪縣（今湖南瀘溪縣）。

〔三〕扶搖 旋風名。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同馬彪注：「上行風謂之扶搖。」成疏：「風氣相扶，搖動而上。」

〔三〕歸昌 鳳鳴聲。劉向說苑辨物：「鳳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又宋書符瑞志謂鳳「晝鳴曰上翔，夕鳴曰歸昌」。

〔四〕腐食 指腐鼠。莊子秋水：「惠子恐莊子代其為梁相，於是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鴟得腐鼠，鸇鷂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五〕層巢 指阿閣。文選古詩十九首之五：「阿閣三重階。」李善注引尚書中候：「昔黃帝軒轅，鳳凰巢阿閣。」無像，謂鳳失其本來面目。初學記卷三〇鳳引論語摘聖曰：「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像，英華作「豫」，失韻，誤。

〔六〕屈猛性句 張華鷓鴣賦：「屈猛性以服養。」

〔七〕抱愁句 鮑照舞鶴賦：「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八〕德門 循禮守教之家。陸機為陸思遠婦作詩：「潔己入德門。」跳，英華作「跳」，形訛。

〔九〕言 語辭，無義。

〔三〕聽鳴雞句 何遜窮鳥賦：「聽翔羣於月曉，……同鷄埒而共宿。」鳴，五十家作「羣」。  
〔三〕侶 英華注：「一作遶。」  
〔三〕翫荆扉句 文選沈約宿東園詩：「荆扉故且新。」李善注引鄭玄禮記注：「華門，荆竹編門也。」

〔三〕若乃句 文選鮑照舞鶴賦「風去雨還」李善注「風雨既除。」

〔三〕河移句 鮑照舞鶴賦：「星翻漢迴，曉月將落。」

〔三〕鳴舞 文選鮑照舞鶴賦李善注引相鶴經，謂鶴「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謝

朓敬亭山詩：「獨鶴方朝唳。」

〔三〕雲閣 文選揚雄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李善注：「雲閣，言高連雲也。」

〔三〕純粹 美好。楚辭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王逸注：「至美曰純，齊同曰粹。」

〔三〕輕姿句 謂軀體卑陋。禰衡鸚鵡賦：「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驅。」

〔三〕欣百齡句 陶潛讀山海經詩：「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 窮魚賦 并序

余曾有橫事被拘〔一〕，爲羣小所使〔二〕，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得免。竊感趙壹



窮鳥之事〔三〕，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之篇首云〔四〕。  
有一巨鱗，東海波臣〔五〕，洗靜月浦〔六〕，涵丹錦津〔七〕。映紅蓮而得性〔八〕，戲碧波以全身。宕而失水〔九〕，屈於陽瀕〔一〇〕。漁者觀焉，乃具竿索，集朋黨。鳧趨雀躍，風馳電往。競下任公之釣〔一一〕，爭陳豫且之網〔一二〕。螻蟻見而甘心〔一三〕，獷獺聞而抵掌〔一四〕。於是長舌利嘴，曳綸爭鈎。拖鬚挫鬣，撫背扼喉。動搖不可，騰躍無絲。有懷纖潤，寧望洪流〔一五〕！大鵬過而哀之，曰：昔余爲鯤也〔一六〕，與爾游乎〔一七〕；自余羽化之後，子其遺孤〔一八〕。俄撫翼而下，負之而趨。南浮七澤〔一九〕，東泛五湖〔二〇〕。是魚也已相忘於江海〔二一〕，而漁者猶悵望於泥塗〔二二〕。

〔一〕作者被拘始末不詳。據本集獄中學騷體，知在秋季；綜觀其生平，約在高宗顯慶末龍朔初。作此賦時，似出獄已久，年代無考。

〔二〕羣小 詩經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慍於羣小。」鄭箋：「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此泛指小人。

〔三〕竊威句 後漢書趙壹傳：「壹趙，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